

Regress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Explore the Law of Reading Teaching

Zhengbing Yan

Hunan Petrochemical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Yueyang, Hunan, 414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actice of reading teaching, we find that both inductive and deductive logical thinking methods play a role in teachers' lesson preparation and teaching, as well as students' reading and training, as well as the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ethods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refore, how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umanities courses, in the reading teaching scientifically to carry on the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the author according to their own language repeatedly contrast, weighing and thinking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puts forward the in-depth text summarized and closely related to the view of ability to deduce, and gives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lan and case studies, in order to find the rule of reading teaching,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ading teaching.

Keywords

induction; deduction; reading teaching

回归归纳与演绎，探究阅读教学之规律

颜征兵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中国·湖南岳阳 414000

摘要

阅读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无论是教师的备课、教学，还是学生的阅读、训练，教与学过程中方法的采用和实施，实际上都是归纳和演绎两种逻辑思维方法在起作用。那么，如何针对人文课程的特点，在阅读教学中科学地进行归纳与演绎，作者根据自己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反复对比、斟酌与思考，提出了深入文本归纳与紧扣能力演绎的观点，并给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和案例，以期找到阅读教学的规律，提升阅读教学的效能。

关键词

归纳；演绎；阅读教学

1 引言

《寂寞》一文节选自梭罗的《瓦尔登湖》，由于散文集内容本身比较平淡琐碎，教学起来难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笔者在教学中设计了“梭罗到底寂寞不寂寞”一辩论，要求双方学生从课文中查找辩论依据，结果以简驭繁，轻松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既训练了学生的口才，又让他们自觉完成了对文本内容和主旨完整充分又较为深入的了解和掌握。

事实上，这种到文本当中去查找问题要点的“查找法”，其实质就是阅读教学中的归纳，而源于文本内容灵活设计的辩论，就是阅读教学中的演绎。这就让我们重新回到归纳和演绎上来。归纳，是从个别性的前提推论出一般性结论。先摆事实，后求结论，从个别到一般，寻求事物普遍特征，简言之就是“呈因果果”。演绎，是从一般性的前提推论出个

别性结论，先假说，后求证，从一般共性到特性，推论和判断个别事例，简言之就是“定果溯因”^[1]。归纳和演绎，本质是两种逻辑思维方法。在思维实践中，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紧密联系、融合补充。演绎推理需要归纳推理提供前提，归纳推理依靠演绎推理来验证自己的结论。二者辩证统一、相辅相成。

作为以训练学生听说读写思维能力为主要任务的语文学科，很显然归纳与演绎是最基本、必不可少的思维方法。尤其在阅读教学中，从文本到教师、从教师到学生、从学生到文本，最终要达到文本、教师、学生三者良好、平衡的解读状态，就是依靠归纳和演绎在相互作用。然而，由于语文学科的人文性特征，教学中不可能像数理课程一样“1+1=2”直截了当的判断和推论；归纳和演绎在语文教学中属于内隐的、

较为复杂的思维训练手段,还须通过外化的、具体的教法来完成教学任务,达到教学目标。因此,语文教学中所谓的“归纳型教学”“演绎型教学”的说法是不科学的;把归纳和演绎截然分开,一定要分出孰轻孰重,也是没有意义的^[1]。

那么,阅读教学中如何科学运用归纳与演绎,达到阅读教学的理想状态呢?

2 深入文本归纳

阅读教学,归于文本。通过对文本的深入解读,感受其字里行间的语言之美,分析其独具匠心的技巧之妙,领悟其春风化雨的主旨之深,这其中归纳是主要推力。

2.1 内容到主旨的归纳

由内容到主旨的归纳,主要是通过抓关键词、关键句来实现的。文本的关键词、关键句是指比较直接反映文本中心或主旨的词和句子,它们在文本中通常会重复出现,而关键句又通常出现在文本或文段的开头、结尾、或承上启下的转折处。把握了关键词、关键句,能够大大提高阅读效率,抓住内容的重点,从而较准确深刻地领会文本主旨。尤其对于篇幅较长、内容较晦涩难懂的文本,抓关键词、关键句是“性价比”最高的阅读方法^[2]。

例如,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作为奇异、怪诞,独立于外部世界真实的先锋派小说,按常规的“情节、人物、环境”小说解读模式来解读就比较困难,我们就尝试关键词和关键句解读法^[4]。“旅店”这个关键词在文中出现了19次,十八岁的“我”不断重复要寻找“旅店”,最后发现“旅店”竟是那辆遍体鳞伤的“汽车”。再寻找关键句,一是“走过去看”,二是“司机哈哈大笑”,两句都出现了若干次,不难归纳出,前者象征着一个人的成长在某种程度上是孤独的,人生的路只能自己去探索,边走边看;后者则象征着现实生活世界的荒唐、冷酷和背叛。通过对关键词和关键句抽丝剥茧的查找、梳理和分析,对作品主旨寓意的解读就能水到渠成。作品反映了人在成长过程中,既会与成人世界产生矛盾冲突,也会对现实世界产生困惑与恐惧。然而,遇到诸多困难与挫折的同时,也会有诸多收获与成长,最终会找到心灵的归宿。

2.2 技巧到风格的归纳

“课文无非就是个例子”说的是课文对学生写作的示范作用,而这个示范主要是指写作技巧的示范。尤其是一些名家,他们运用文字技巧纯熟自如,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和特色,如果我们能在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从文本技巧到写作

风格进行归纳,势必效果事半功倍。

技巧到风格的归纳主要通过对比与联系完成。一是与不同作者同类题材作品对比,如老舍《四世同堂》(节选)中对北平秋天的描绘,铺陈、排比手法在阅读文本中是很常见的,但我们要注意到与其他文本当中的描绘不同的是,这里的铺陈和排比用到了极致,一是量多篇幅长。二是描绘程度上的广泛和淋漓尽致,甚至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让我们感受到老舍笔下北平秋天之美之繁盛的同时,还领略到了锣鼓般铺陈之外层层递进的节奏之美,从而欣赏、领会到老舍作品风格的细致充沛、圆融自如。三是与作者其他作品联系。例如,我们对张爱玲的小说通常比较熟悉和了解,学习其散文《天才梦》时,其中铺陈对比其天才的一面与蠢才的一面,别人的评价和她自己的评价,这种欲抑先扬手法的运用,以及“华丽的袍与蚤子”的奇异比喻,异曲同工地在其小说中都有体现,彰显了感受细腻、用语独特的张氏风格。

2.3 背景到境界的归纳

优秀的、经典的作品一定是“境界为上”的,阅读教学中如果不能引导学生领悟文本的境界,也就没有掌握文本的精髓,没有真正实现经典阅读的意义。然而这样的作品,大多又是含蓄的、润物无声的,其主旨与境界不是张扬外显、一览无遗的,这时候就需要教师教学中提供背景达到画龙点睛之效果。例如,萧红的《我与祖父的园子》表面上阅读是充满童真童趣、快乐温馨的“童话体”文本,而在引导学生发现其在人称、主题、开头结尾等方面与通常童话体作品不同之处之后,笔者顺势提供了两个背景:一是《呼兰河传》全书的写作背景,二是《我》这一节选部分在全书的位置背景,水到渠成地引导学生理解了《我》其实是整部小说中最为温暖或者说唯一温暖的记忆碎片;我与祖父的这个园子,实质是这位饱受肉体和精神双重痛苦折磨的作家一生唯一充满爱和温暖的精神家园。更难能可贵的是呼兰河畔我和祖父的这个园子,也是她放下个人悲苦命运,心系国仇家恨,祈祷家国平安的精神寄托。这才是这篇“童话体”文本的真实境界所在,也是这篇“童话体”放置教材“家国情怀”单元学习的意义所在^[5]。

从内容归纳到主旨、从技巧归纳到风格、从背景归纳到境界,春风化雨、娓娓道来的人文归纳,能够使学生深入、投入到文本阅读当中,和文本亲密接触,实现深度阅读和有效阅读。

3 紧扣能力演绎

语文教学的宗旨和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使他们能够达到较好较自如地听、说、读、写。而听说读写的能力主要依靠阅读教学来实现,所谓“课文无非是个例子”,语文教材由一篇篇典型文本组成,文本就是学生开展听说读写学习和训练的材料,即提升听说读写能力的凭借。因此,我们阅读教学中无论采用哪些方法、活动进行演绎,都须围绕、切中语文能力这一核心设计与展开。

3.1 做足语文基本能力的演绎

语文基本能力演绎是指阅读教学中针对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的最基本层面的教学方式方法的采用,如诵读、仿写等。这些看似简单、最基础层面的演绎,却是读者与文本最近距离、最直接的解读与对话,是我们训练、提升学生语文能力必不可少的途径。然而,由于这些演绎方式简单而且单调,往往被我们忽视或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地完成,并没有达到演绎的目的和效果。

一是演绎的量要足够。例如,美文、诗词以及经典片断的诵读,是打开阅读、欣赏、感悟之门的钥匙,“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有时甚至可以取代教师的讲解,学生无师自通地掌握文本的要义和美。“涵泳工夫兴味长”强调要反复诵读,达到一定的量,才能由量变到质变,自然而然地领悟文本的内涵和意境。二是演绎的方式要足够多样。例如,仿写的运用,我们既可以仿写句子,也可以仿写片断,甚至可以仿写全篇;可以依照文本中的示例仿写,也可以增加示例仿写;可以重形似完全仿写,也可以讲求神似作半仿写。多样化演绎,能够增添演绎的新鲜感,学生就会乐学、善学、乐思、善思。

3.2 做实语文思维能力的演绎

语文思维能力的演绎主要依靠讨论、作文等手段实现。讨论是围绕一个话题或中心,讨论的过程在自己的思维运转,与他人思维的互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对文本思想、内涵的理解和领悟逐渐拓宽、加深,接近问题的实质与核心,也就是所谓“独学无友,孤陋寡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作文的布置,更是要求学生在立意、构思、组材、行文过程中完成一个系列、完整、和谐的语文思维过程;正是通过反反复复、一次又一次的思维训练、打磨,学生将阅读积累获得的技能技巧,与自身思想、情感融会贯通,落笔成文、行云流水,才是语文能力的真正获得^[6]。然而,实际演绎过程中,我们往往是将讨论或作文任务布置下去,笼统模糊地提出要

求,放任学生去说去写,匆匆敷衍结束任务,一次又一次的练习,甚至经年累月的训练,收效甚微,学生的语文能力原地踏步。

3.3 做活语文创新思维的演绎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强调的是语文阅读中的主体性和创新思维;而语用能力的体现就在于从文本中获得知识和技巧后,在实际生活中自如运用。只是死记硬背、人云亦云,阅读教学就没有达到学以致用。具体来说,辩论(思辨)、文学创作等是阅读创新思维的主要演绎方式。

《十八岁出门远行》学习之后,如果对这篇先锋派小说仅仅停留在文本写作内容和技巧抽丝剥茧的分析,没有太大意义。笔者在教学中设计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回来之后》为题的小说创作训练,并予以提示和引导:可能有三种选择,是从此放弃远行,或是从此改变人生态度,还是继续坚持自我。文本并未直接给出答案,需要作为恰巧也是刚成年的读者从文本中获得感悟,结合自身、结合社会、结合现实进入人生思索,展开创造思维,激活思想感情。教师大胆设计的结果是学生纵情演绎,有了不同的“哈姆莱特”,阅读、写作、思维、创新能力同时得到了提升^[7]。

综上所述,归纳与演绎是阅读教学的不二法门,深入文本归纳、紧扣能力演绎,灵活、严谨地运用多种教学手段与方法,充分激发学生的思维力与创造力,学生的语文能力才能得到有效的提升。

参考文献

- [1]程永超.也说语文教学中的:归纳与演绎[J].中学语文,2013(01):10-12.
- [2]赵克明.语文教学是重演绎还是重归纳?[J].语文学习,2012(01):21-22.
- [3]刘光权.阅读归纳与演绎关系实证推演[J].小学教学参考,2018(11):35.
- [4]戴网生.是演绎还是归纳——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策略选择[J].上海教育科研,2004(04):69-70.
- [5]卓立子.再说语文教学中的“归纳”和“演绎”[J].新课程研究(下旬刊),2015(05):77.
- [6]刘宏业.重演绎还是重归纳,这是个问题——与赵克明老师商榷[J].中学语文教学,2012(12):10-12.
- [7]邓岑.归纳法和演绎法在初中语文现代文阅读教学中的探索和应用[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8.